

花14小时运16车次,徐州崔家大院清空 一场持续20多年的文物腾退拉锯战画上句号

《现代快报》李伟豪

近日,江苏云龙县法院对长期被占用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位于徐州户部山古建筑群的“崔焘故居”23套房屋,采取强制腾空措施。据法院判决书显示,这场文物腾退拉锯战从1999年就开始了,持续20余年之久,这次总算画上句号。

崔焘故居的前世今生

崔焘故居又称崔家大院,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清道光年间扩建。院内有牌坊、祠堂、大厅、花厅、鸳鸯楼、后花园、厢房等。

资料显示,崔家大院是道光年间翰林崔焘的府第,最早是由明代翰林崔海兴建的。明清两代,崔家共有5位进士、2位翰林,13人先后任知府、同知、通判等职。

很多文保专家认为,崔家大院算得上徐州现存古建筑中的上乘之作。

记者了解到,崔家大院现存上下两院,有房屋160余间。作为徐州户部山古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1993年被徐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场文物腾退拉锯战

然而,从1999年至今,围绕崔家大院的权属以及被占用的纷争一直没有休止。

记者梳理了崔家后人的描述和法院判决书,大致还原了这场纷争的始末。

1998年,徐州市政府决定对户部山周围地段进行

改造、拆迁、开发工作分别由中房集团徐州房地产开发公司等进行。1999年4月,中房集团徐州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崔氏后人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签订后,崔氏后人依约搬出。

1999年六七月,徐州市政府经反复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后,决定崔家下院在原址按原貌复建,由中房集团徐州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投资修复和使用经营。由于崔氏后人反映因子女多,住房比较困难,同时出于对崔家大院的感情,希望能在大院修复对外开放后,帮助守门守夜。经落实后,有关部门同意待民居修复后可对其要求作妥善安排。

1999年6月底,崔氏后人又搬回崔家下院。2000年6月28日,徐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聘请崔氏后人为崔焘故居文物保护单位。此后,中房集团徐州房地产开发公司对崔家下院实施修复工程,要求崔氏后人迁出。崔氏后人认为,中房集团徐州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施工过程中破坏了文物,便予以阻拦,且拒绝迁出。

2001年4月,中房集团徐州房地产开发公司提起诉讼。经法院审理,判决崔氏后人迁出崔家下院。不过,崔氏后人并未履行法院的判决。他们认为,崔家大院经历了20余代400多年的经营,记载着崔氏家族辉煌的历史;且翰林崔焘的第六代长房长孙,从1942年出生至今,一直住在这里。

记者了解到,法院判决后崔氏后人仍住在崔家大

院,其间,还曾与他在院内经营饭店、烧烤店等,此行为曾被相关部门叫停。

到了2001年5月,徐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解除崔氏后人的文物保护员资格。此后,经过时代的变迁,2013年,徐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取得崔家大院下院23套房产的产权。

崔氏后人迁出大院

10多年来,由于历史原因等各种因素,崔氏后人一直未迁出,2018年,崔家大院的产权单位徐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排除妨害。

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崔氏后人虽为崔焘后人,但崔家大院(崔焘故居)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户部山古建筑群的组成部分,所涉房产在历史变迁中,房屋性质及权属已经发生改变,不同历史时期基于政治经济基础的差异,对城市房产权属有不同的规定,因此,崔氏后人不能简单依据其祖辈享有涉案房产的范围,主张其现有产权,房屋的权属应根据国家现有法律政策确定。

法院据此判令崔氏后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迁出其所占用的崔家大院下院23套房屋。然而,崔氏后人还是未迁出。2019年7月22日,权属单位向法院申请执行。

为此,执行法官多次登门约谈崔氏后人,建议其自行迁出,但对方口头答应自动搬离,却持续半年多未迁出,后来更是闭门拒绝沟通。根据这一情况,法院执行局经过部署,制定执行工作的预案。

7月9日,为确保执行过程合法有序进行,法院出动干警50余人,警车8辆,同时邀请了社区代表、新闻媒体以及公证处的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监督。

执行干警抵达现场后,执行法官向被执行人宣读强制搬迁的决定。由于被执行人及亲属不肯配合,被执

行干警带离现场。为保障被执行人的基本生活,执行法官已提前为崔氏后人就近租房一套,并做好思想安抚工作。

随后,执行干警配合搬家公司对房屋内生活用品进行打包、转运,并全程录音录像。执行的同时,经过法官的思想疏导和法律释明,崔氏后人表示理解执行工作,一众亲属也自行将占用的房屋迁出。

记者了解到,经过约14个小时的工作,干警们封装用品600余件,转运16车次,才将房屋清空、交付。



执行人员现场打包

两村民上演“连环计” 摇身一变成“部队采购员”

《检察日报》刘立新 朱文玉 郑薇

谎称部队军官,以部队采购物资为由骗取他人钱款。日前,河南省信阳市中院对罗山县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的被告人熊某、罗某涉嫌诈骗一案,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裁定,罗山县检察院引导侦查的两起遗漏诈骗事实也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被法院认定。

一名“武警”打来采购电话

“你好,我是罗山县伍家坡武警支队采购员,想在你处采购一批冷冻食材。”李某是罗山县楠杆镇上的的一名批发冷冻食材的商贩,2019年5月9日,他接到一名男子的电话,后又加了微信。

在聊天过程中,男子说自己叫范某,并给李某发送了一张“中国人民武装警察某中队物资采购计划函”字样的订货单。李某又看到对方微信头像是穿着一身军装的男子,决定与其做生意。

双方约定冷冻订单的第二天,范某联系李某,称部队要外出拉练,急需购买一批自热米饭,并称能帮其联系商家。

李某心想自热米饭确实是部队的必需品,同时也不想失去和部队合作的机会,便和范某提供的商家联系,商家却称现在不方便做生意,给了李某一个厂家的电话,让李某和厂家直接联系。

接电话的自称是程某,商量好价格后,李某很快收到了对方从微信发来的发货单据,便将1.95万元的订货

款打到了程某指定的银行账号。

订货款到位后,李某给程某打了个电话,准备告知其货款已汇出,然而电话一直无法接通。李某又先后与范某和商家联系,均无法联系上。李某便赶到范某所属武警支队询问,却发现根本没有这个人,方知上当受骗,于是报案。

两名同村村民上演连环计

2019年7月,犯罪嫌疑人罗某在老家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同年8月,另一犯罪嫌疑人熊某被抓获归案。

据罗某交代,2018年3月,同村村民熊某找到他一起“做生意”,罗某负责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商户信息等,熊某负责扮演角色打电话。分工确定后,熊某想起从前乘车时见过罗山县武警部队的标牌,认为假冒部队更可信安全。

主意拿定后,罗某乘车到罗山县城办理了几张电话卡交给熊某。随后,熊某找到一些军人照片包装好微信头像和朋友圈,又找人把订货单PS成“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某中队物资采购计划函”,还买了几张信用记录良好的银行卡用于收款。

2019年5月,熊某一入分饰三角,同时扮演“部队采购员”“商家”“厂家”,做起了“生意”。

两起遗漏诈骗事实水落石出

2019年9月,该案移送至罗山县检察院审查起诉。承办检察官审查后发现,熊某曾因诈骗被判刑,出狱没多久便开始实施新的诈骗行为,认为熊某从诈骗李某开始到被再次抓获这近两个月期间内可能还会有其他诈骗行为。

根据这一判断,承办检察官向公安机关发出补充侦查决定书。果不其然,警方发现罗某银行卡的交易记录中有两笔可疑的账目往来。一笔来自贵州省,一笔来自河南省。

警方随即与贵州省公安机关取得联系,最终查明熊某于2019年6月16日伙同他人冒充贵州省某武警中队工作人员“张洪伟”,骗取朱某订货款6.4万元的犯罪事实。同日,熊某还伙同他人冒充某消防队负责采购的工作人员“洪伟”,骗取江某订货款3.2万元。

2019年12月6日,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熊某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罗某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各并处罚金2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损失11.5万余元。

熊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信阳市中院。近日,信阳市中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